

汉英习语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空缺

郝 然

【摘 要】 由汉英习语的民族文化特征导致的文化空缺,是当今跨文化交流中人们深感困惑的问题。本文以汉英习语的生成原因与互动语境为切入点,从历史文化背景、生产生活习俗、价值观念与表现手法等层面着手,对如何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汉英习语;跨文化交流;文化空缺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2-0164-6

习语,是人类语言普遍存在的一种语汇现象。从广义而言,习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俚俗语以及典故等。在英语中习语被称作“idiom”,或理解为“set phrase”,指人们一贯用的、表达完整意义且结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中的习语以大量的四字格成语为主,还包括许多历史典故和来自底层文化群的,以短句居多的谚语、歇后语等俚俗语。

习语是在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受不同民族特有的生态环境与生活习俗的浸染而逐渐积淀形成的。人类各民族的习语在表层形式上都具有共同的结构特征,即其结构形式较固定,一般不能任意拆开或重新组合。但是,在其深层语义和生成理据上,尤其是在其所指与能指搭配的逻辑关系上,不同语言的习语往往都具有各自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而由习语这种固有的民族文化特色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也正是人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常常深感困惑的问题,亦即当今学界通常所谓词语的“文化空缺”。

词语的文化空缺现象,是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Hockett)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霍凯特在对两种语言的语法模式进行对比之后,首先提出了异质文化间存在的词语“偶然的缺口”(random holes in patterns)现象。至七、八十年代,词语的文化空缺现象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诸如前苏联学者巴尔胡达罗夫在对比不同语言的词汇时所提出的“无等值词汇”;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尔(Hale)在对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颜色场进行研究时发现,该语言缺乏其他民族语言所具有的基本颜色词,从而提出“空白、间隙”等文化空缺概念;1980年代末,俄国学者索罗金等人在对话语及其民族文化特点的讨论中,正式提出“空缺”(vacancy)理论,并强调说,文化空缺是指:存在于一种局域文化而缺省于另一种局域文化的东西。其后,我国学者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文化空缺进行阐释,具体指出,文化空缺即“原语中存在某种为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东西,造成异族文化的空白”^[1]。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人类一切民族语言

〔作者简介〕 郝 然,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师,四川 绵阳 621010。

二

的词语,其深层结构都是由“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构成的。在动态的跨文化交际语境中,词语的文化意义较之于概念意义更形象生动,亦更隐曲难解,更易造成文化误读。尤其是在当今空前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由于汉英语言词汇文化意义的不对应,从而形成了

两者间的文化空缺现象,涌现出大量“文化空缺词”。其中,以汉英习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空缺现象最为明显,最为突出。

汉英习语所造成的文化空缺现象主要是指,在汉英各自习语中所具有的某种事物或现象的语义,在另一种语言的习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进行置换。换言之,在汉英本民族言语交际中,大家普遍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对于异域语言文化交际者而言,则往往不知所云。比如,上世纪90年代,在《金瓶梅词话》首次欧译本的出版发行会上,记者问翻译者——欧洲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雷威教授:“你在翻译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答:“歇后语。”并举《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回为例:“那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李瓶儿死了生儿,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嘴也答谷了;春凳拆了靠背——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鸹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2]这段话中,一连串反映汉民族民间习俗的习语——歇后语,在跨文化交流中,连欧洲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雷威教授也深感由文化空缺所造成的困惑。

可见,习语作为民族语言文化结构中的底层词,作为民族语言文化的精粹,它不仅深厚地积淀着、绵延地传承着特定民族悠久丰赡的历史;也更形象地透析着、鲜明地体现着特定民族的思维模式、心理定势、价值取向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因此,在当今方兴未艾的中外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务必在宏观层面高度重视由汉英习语所造成的文化空缺,在微观领域对汉英习语做好具体细致的对比研究工作,从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

汉英习语在当今跨文化交流中造成的文化空缺现象纷繁复杂,我们仅从其生成原因和互动语境等层面切入,具体从历史文化背景、生产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以及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着手,对如何有效弥补汉英习语在互动中的文化空缺进行初步探讨。

(一)历史文化背景与习语的文化空缺

习语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是特定的历史事件、典型人物、传说故事等的概括反映。英语从古至今,经历了数千年发展变化,在其兼收并蓄、丰富多彩的词汇中,有许多生动活泼的习语。它们或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或来自伊索寓言、圣经等历史故事,或出自近现代文学大师的作品。例如:“sour grapes”,聊以自慰,酸葡萄;源于伊索寓言。“the touch of Midas”,点金术;源于希腊神话。“to wear one's heart on one's sleeve”,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源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Pandora's box”,潘多拉的盒子——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则来自《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

英语中不少习语的所指与能指之间,隐含着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例如:“Noah's ark”,诺亚方舟,喻指“避难所”;“the tower of Babel”,通天塔,喻指“混乱局面”;“Lazarus”,拉撒路,喻指“重病康复或大难不死”;“Cain”,《圣经》中的人物该隐,喻指“骨肉相残”...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明博大精深。很多习语本身就是数千年来人们世代相传,耳熟能详的历史成语,文献典故。它们直接源于华夏历史上的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例如,主管人间婚姻之神的“月老”;特指战争的“烽火”、“狼烟”;送别的代称“折柳”;科举中金榜题名为“折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以及从古自今黎民大众渴盼的“包青天”等等。其它诸如:

反映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文化的习语：“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卧薪尝胆”、“凿壁偷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反映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军事文化的习语：“一鼓作气”、“围魏救赵”、“破釜沉舟”、“歃血为盟”、“鸣锣收兵”、“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四面楚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等。反映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黑暗政治文化的习语，如：“苛政猛于虎”、“指鹿为马”、“官官相护”、“生灵涂炭”、“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等等。

凡此种种，均打上了英汉民族深深的历史文化烙印。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必须熟悉习语蕴含的历史文化，从习语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否则，便会受文化空缺的影响而造成误读。

（二）生产生活习俗与习语的文化空缺

人类各种语言的习语大都来自民间，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习俗息息相关。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曾说：“英语的根基宽广而低下，靠近土壤。英语里交织着普通人民的爱与恨，欢乐与痛苦，需求有满足。”^[3]普通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流传至今的习语，这些习语总结了他们在生活中的感受，生产中的经验，反映出五光十色的民间生产生活习俗。

英国四周环海，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多以渔业航海为主。

因此英语中拥有许多与捕鱼和航海有关的习语。比如，由“fish”构成的习语：“a cold fish”，古怪之人；“a dull fish”，言语枯燥乏味之人；“a poor fish”，倒霉上当之人；“a shy fish”，羞怯的人；“big fish”，大亨；“make fish of one and flesh of another”，喻“厚此薄彼，偏爱一方”；“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鱼要烂，头先臭；“the best fish swim near the bottom.”，最好的鱼总是沉在水底...其它诸如：“over head and ears”，原是水手们的话，指“淹过头部和耳朵”；后繁衍出不少类似习语，用以表示其他活动，例如：“over head and ears in debt”指债台高筑；“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指深坠情网；“over head and ears in work”指埋头勤奋工作...

英语的“salt”与汉语的“盐”在概念上同指调味品。但是“salt”在英语习语中，还用以表示其他意思。例如，食盐在古罗马时代被视为珍稀物品，当时，罗马士兵的军饷还包括部分食盐，称作“薪水钱”。英语的“salary”（薪水）一词即指“salt money”。与此相关的习语还有：“worth one's salt”，表示称职的，能胜任的。“earn one's salt”，表示自食其力，没白吃饭。“above the salt”，表示上席。“eat salt with sb./ eat sb.'s salt”，表示享受某人的款待。“salt of the earth”，指社会中坚，优秀分子。“salt of youth”，表示青年人的朝气与活力...

源于饮食习俗的英语习语不少。比如，“tea”最初是从中国闽南话“茶”的读音“the”进入法语，再从法语进入英语的。在茶叶进入英国普通百姓家后，产生了一些迄今与茶有关的习语。例如：“another cup of tea”原义是“另一杯茶”，后泛指“另一回事”。其他如“pumpkin-head”，南瓜脑袋；指笨蛋，傻瓜。“hot potato”，热土豆；指麻烦的事情，棘手的问题。“butter and egg man”，黄油加蛋的人；指挥金如土的阔佬。“big cheese”，大乳酪；指大人物。“a cupcake”，小糕饼；指漂亮的姑娘。“a hard nut to crack”，难敲碎的坚果；指难处理的问题，难对付的人。“a peach”，桃子；指令人喜爱的人或物；漂亮的姑娘。“a plum”，李子；指最好的东西；肥缺；好差事。“ham actor”，火腿；指自以为是、表演过火的蹩脚演员。“Hotdog”，热狗；指喜欢出风头、爱听喝彩声的人...

同样，汉语中也有许多与饮食习俗有关的习语，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等词。例如：“桃李”，peach and plum，指students。

“老油条”，deep-fried dough strips；指foxy old hand。“醋坛子”，a jug of vinegar；指envious/green-eyed person。“饭桶”，rice barrel；指big-eater/good-for-nothing。“滚刀肉”，tough meat；指

unreasonable trouble-maker.

婚姻爱情习俗是民族文化的一面多棱镜,由其形成的习语也很丰富。比如,“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中的“结发”,即源于中国古代婚俗。婚礼上新婚夫妇把头发系在一起,以此祈求婚姻幸福,白头偕老。习语“洞房花烛夜”源于新婚之夜要点燃饰有龙凤图案花烛的传统婚庆习俗,后专指新婚之夜。再如,中国人结婚往往并非个人的事情,也并非纯粹为了爱情,而常常是两个家族为了经济、生计甚至政治等利益的联姻。由此形成的习语有:“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英语中表示婚姻爱情习俗的习语则是:“marriage of true minds”,指建立在共同信仰、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婚姻。现在,“marriage of true minds”所指范围已不限于婚姻,还可指其它建立在共同信仰、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同盟。再如,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婚礼禁忌:“Monday for wealth, Tuesday for health, Wednesday the best day of all, Thursday for losses. Friday for crosses(=funerals). Saturday for no luck at all”。指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适宜结婚。因为据《圣经》记载,耶稣复活前一周为圣周(Holy Week),星期四为耶稣与十二门徒最后的晚餐日,星期五为耶稣受难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Good Friday),星期六安葬耶稣,星期天复活,因此,在这些日子结婚不吉利。

增强封建家长制的内聚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在居住习俗上则表现为,一个家族在兴建住宅时,往往把数间屋子连成一个幽深的巷子,以此凝聚世代兄弟子侄间的宗族亲情。这种幽深狭窄的巷子也叫胡同,与此相关习语有:“街头巷尾”、“街谈巷议”、“胡同里扛木头——直来直去”,“胡同捉驴——两头堵”……

英语习语“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urs”,表示:篱笆修的牢,邻居相处好。它既反映了西方的居住习俗,又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

相处之道:邻里间应尊重彼此的隐私,不主张毫无防范的亲密无间,否则便是对隐私的侵犯。再如,“A hedge between keeps friendship green”,淡交使友谊长存。“Love your neighbor, yet pull not down your hedge”,爱你的邻居,但不要撤掉你的围篱……

以上由汉英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习惯构成的众多习语,至今仍使用频繁。在跨文化交流中,由于本土生活习惯的世代传承,根深蒂固,人们很难从深层次理解、认同和接纳异族的传统习俗;再加上母语文化的先入为主,习以为常,人们常常会想当然地以母语的习语去简单地置换英语习语。因此,这类源于生产生活的习语,是跨文化交流中最容易因其文化空缺而被误读的。

(三) 价值观念与习语的文化空缺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认知方式与认知态度,特别是对社会人生,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与取向。中西文化在价值观上从古自今都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在汉英习语上也有较突出的表现。比如:

忠孝观念是中国封建血缘宗法制最核心的伦理基础。这种价值观数千年来世代传承,积淀深厚,在当代中国仍为主流文化所倡导,仍为大多数民众所遵循。由此形成的众多习语诸如:在国家讲“君君臣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家族为“父父子子”,“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生儿育女于国家是忠,于家族是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做一等人忠臣孝子”,“子不肖父之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些习语在注重主体人格的西方语言文化中很难找到对等词,从而也很容易形成文化空缺。

与忠孝价值观相反,西方文化比较强调个人权利和人格独立。

因此,英语中有不少反映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习语,诸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He travels fastest who travels alone. 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own fortune.

Everyone must row with the oars he has. Every herring must hang by its own tails. Every tub must stand on its own bottom. God gives every bird its food, but does not throw it into the nest...这些习语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也较难找到对等词而形成文化空缺。

中国宗教观念总的说来是无神论或泛神论,没有至高无上的主宰神。英美的基督教为一神论,具有排他性,只承认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Almighty God)。这种差别在汉英习语中也常常构成文化空缺。例如,英语的“God is above all”,上帝高于一切。汉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A butcher becomes a Buddha the moment he drops his knife - A wrong-doer achieves salvation as soon as he gives up evil.)

英语中有许多习语来自基督教,例如与教堂相关的习语:“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穷得像教堂的老鼠;“a broad church”,机构庞大的组织。与宗教习俗相关的习语:“No coming to Heaven with dry eyes”,眼无泪水,难进天国;“The way to Heaven is by the Weeping Cross”,忏悔受难,得升天堂;“bear one's cross”,背负十字架。直接来自基督教《圣经》的习语:“Adam's apple”,亚当的苹果;“forbidden fruit”,禁果;“the lost sheep”,迷途的羔羊;“Judas's kiss”,犹大之吻...

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至今具有重大影响的宗教,汉语中与其相关的习语不少,例如:“天花乱坠”、“镜花水月”、“五体投地”、“菩萨心肠”、“不看僧面看佛面”、“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至今仍影响具大,在习语中有“道貌岸然”、“对佛讲道”、“心猿意马”、“脱胎换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

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中西文化对同一动植物往往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取向。由此形成的习语更具特色。比如汉语的“爱屋及乌”与英语的

“love me, love my dog”,两者表达的情感相同,但用词的取向却不同。“爱屋及乌”中的“乌”,蕴含着华夏民族在古代将乌鸦视作孝鸟的审美价值;而英语用“dog”,则表示西方民族普遍爱狗宠狗的民族审美观,即狗在西方传统观念中一直是“man's best friend”(人之挚友)。但是,“狗”在汉语习语中大都表示卑劣无耻之意,例如:“汉奸走狗”、“狗头军师”、“狼心狗肺”、“狗仗人势”、“狐群狗党”、“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等。有趣的是,汉语中“狗咬狗”是形容相互倾轧的贬义词;而英语“Dog eats dog”源出谚语“Dog does not eat dog”,表示的是劝诫人们不要同室操戈。此外,英语谚语有“Give a dog an ill name and hang him”,表示谗言可畏;“To help lame dogs over stiles”,表示扶危济困。

再如,熊(“bear”)在英语中指有特殊才能者,例如“He is a bear at maths”,他是个数学天才。但汉语习语中的“熊样儿”所表示的却是“窝囊、没本事”等文化内涵。孔雀“peacock”在中国文化中,从古至今都是吉祥美丽的象征,孔雀开屏更是大吉大利的事。而在英语习语“He is a young peacock”,年轻狂妄的家伙;“as proud as a peacock”,孔雀般高傲;“play the peacock”,沾沾自喜中,“peacock”被赋予了狂妄自负、高傲炫耀的贬义。

同样,对自然物质冰(“ice”)和玉(“jade”),其概念意义“冻结的水”、“石之精美者”,对中西方而言是相同的。但由于审美价值观的差异,与其相关的汉英习语却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内蕴。例如,在汉语习语“心若怀冰”、“秀外慧中,冰清玉洁”、“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中,“冰、玉”被赋予了温润、澄澈、纯贞、圣洁、高雅、耿介、刚直不阿等君子仁人品格。而英语的“ice”和“jade”不仅没有“冰、玉”所具有的褒义,反而具有相反的贬义。例如“ice”有“贿赂”;“jade”有“弩马”、“荡妇”等文化义蕴。

对冰(“ice”)和玉(“jade”)之间的文化空

缺,连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 1845—1935)也曾深感困惑。在其《中国文学菁华录·诗歌之部》(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Verse)中,翻译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辛渐》时,他将尾联“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译为:“Tell them, ‘an ice heart in vase of jade’”。显然,由于文化空缺所致,原诗特有的文化意境,深蕴的情感神韵在译诗中已变得索然寡味、灵气全无。^[4]

以上这些由不同价值观造成的汉英习语,在其所指与能指的逻辑关系上,都具有中西语言文化各自所固有的鲜明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务必熟悉了解其不同的价值观,方能克服其客观存在的文化空缺。

(四)表现手法与习语的文化空缺

人类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生活习惯及不同的价值观,必然会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习语则是各民族语言独特表达方式的集中体现。比如,同一个意思,在汉英习语中常常会出现不同的表达,即汉英习语在所指与能指上会导致差异,形成文化空缺。比如:表达行动缓慢,来晚了,汉语习语是“姗姗来迟”,而英语习语则是“kiss the hare's foot”;汉语习语“挥霍无度”,英语却是“play ducks and drakes”。汉英习语中,这种现象很多,诸如:

形容新生事物的迅速发展,汉语习语是“雨后春笋”,而英语习语却是“like mushrooms”,雨后蘑菇;汉语的“噤若寒蝉”,英语则说“mute as a fish”,噤若鱼;汉语的“无立锥之地”,英语说“no room to swing a cat in”,猫无回旋之地;汉语

的“非驴非马”,英语说“neither hay nor grass”,非干草非青草,或“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鱼非鸟。其它如:汉语的“胆小如鼠”,英语为“as timid as rabbit”;汉语的“一败涂地”,英语却是“meet one's Waterloo”;汉语的“袖手旁观”,英语则是“look on with one's folded arms”;汉语的“落汤鸡”,英语为“like a drowned rat”;汉语的“热锅上的蚂蚁”,英语为“like a cat on hot bricks”;汉语的“养虎为患”,英语为“warm a snake in one's bosom”;汉语的“瓮中之鳖”,英语为“a rat in a hole”;汉语的“扶危济困”,英语为“to help a lame dog over the sticks”;汉语的“进退维谷”,英语为“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汉语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英语为“a dog in the manger”……

汉英这种由不同表现手法形成的习语,在跨文化交流中,最容易因为文化空缺而造成误读。比如,误将英语习语“kiss the hare's foot”译为“吻兔子的脚”,或者误将汉语习语“胸有成竹”译为“have a bamboo in his stomach”。

综上,我们认为,在当今方兴未艾的中外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强化文化意识,建立文化预设等宏观工作;另一方面更应清醒地认识:跨文化交流中各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生活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表现手法等等民族文化特征,既是各民族习语形成的原因,也是我们深入了解、准确把握各民族习语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从而克服和弥补在跨文化交流中由各民族习语所造成的文化空缺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王秉钦.文化翻译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 [2] 曲彦斌.民俗语言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P67.
- [3] Funk, Wilfred John. Word Origins and Their Romantic Stories[M]. Be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2.
- [4] 郝然.汉英词汇中词义的民族文化特征浅析[A].第二届国际高校汉语教学优秀成果研讨会论文集(韩国东国大学)[M].韩国日骊图书出版社,2008.84—85.

(责任编辑 彭东焕)